

11 JUN 1985



啟思

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刊物

CADUCEUS

HKUSU Medical Society Publication

Vol. 10 No. 4

第十卷 第四期

弱智
—
被社會遺忘的一羣



前言

弱智兒童？這個形象距離我們實在太遠了。每天擠身於圖書館裏，在冰冷的燈光下，鑽研那讀不盡的課本，滿腦子是記不盡的醫學名詞，面對那接踵而來考不盡的試，外間的社會，總是被一塊硬硬厚厚的玻璃隔絕了。

正當沙宣道路旁鮮豔的龍牙花正開始脫落，幼嫩的新葉不絕地從每個樹榦冒出來，象徵着生機和希望，然而這正是考試時份，大部份同學正忙於準備功課。與此同時，幾位接觸過弱智人士家庭的同學，將訊息帶返醫學院，將他們的境況和社會的不平道出，同學們抱着一股熱誠，開始組織「關弱」籌委，發動同學探討整個問題，一連串的研討，座談會，參觀小兒醫院，啟智學校，家訪，與社會工作者座談會，總結和分析便開始了，由於考試和時間短速關係，參與計劃和家訪的同學，大部份維繫在一年級同學之間，然而這短短三星期的「關弱」計劃，卻帶給我們重大的啓示。



弱智一

被社會遺忘的一羣

面對的問題

弱智兒童的問題，不獨關乎他本身的健康情況，精神等方面，更重要的，家人間的關係，家庭狀況等也受到極大的影響。

照顧一個弱智兒童，除了必須的耐心、愛護外，一些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對正常人來說，可能十分簡單，但對弱智兒童和照顧他的家人來說，卻非容易的事。

一個嚴重弱智兒童，自己不會吃飯，肚子餓了不會出聲，不能走，不能坐，只可以軟弱地整天臥在床上，甚至不會說話，身軀不適也沒人知道。要照顧這孩子，母親只好整天留在家中，細心地觀察他的需要，加上日常家務等鎖事，更增添母親的辛勞。至於中度或輕微弱智兒童的照顧，也絕不比嚴重的容易，有時甚至更為困難。這些兒童，大多有一定程度的自覺性，他們要求父母經常、直接的愛護，不能被冷落或疏於照顧；但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和行為，偶一疏忽，便會傷害自己和他人的。最大的困難，當是如何教導他們、引導他們發展自我照顧的能力，或學習一些基本的訓練，如吃飯、大小便等，以便將來如有機會入住收容機構，能符合入院條件。這些困難是否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指導的母親所能應付的呢？不曉得把握弱智兒童的心理，不曉得啟發他們學習的潛能，去認識自己和照顧自己，無疑是會更加導致弱智兒童心智遲鈍，做成惡性循環，將來要引導他們，便更加困難。

照顧弱智子女的困難，更除着他們的成長而加深。父母的年事增加，弱智子女的成長，使照顧更為吃力，有些父母因為無法每天背着子女上落樓梯，帶他們到遠處的學校上堂，迫不得已只好讓他們留在家中，眼看着他們慢慢忘記或失去已學會的技能和訓練，卻無法幫助他們，更要擔心他們將來的出路，加重憂慮。

一個要照顧弱智兒童的家庭，會出現什麼其他困難呢？有很多經濟情況不好的家庭，本來已是捉襟見肘的，加上要照顧弱智子女，母親不能出外工作，沒法幫補家計，生活更為困難。至於那些一方面要照顧子女，一方面要出外工作賺錢養家的家長，如寡婦等，生活之困頓，更不用說了。

另一方面，家庭糾紛可能因弱智兒童而引起。夫婦相方誤為對方的錯，因而引致吵架及感情破裂。另一部分父母以為是「上天鑄定」而感到痛苦，有些更會憎恨他們弱智的子女。另外一

些父母覺得弱智子女是他們的羞恥，因而把子女在家中，甚至鎖起他們，以妨他們傷害自己。長期的困在家中會導致他們肌肉萎縮，身心健康受到影響。

隣居的白眼，社會人士的漠視，這羣父母真是欲救無援。他們只有含着淚，默默地接受現實。想起子女將來的處境，他們真是不知所措。父母始終有一天撒手塵寰，但子女卻不能照顧自己，而社會又不能給予充分的照顧，前途茫茫，怎能不令父母傷心和憂慮？

每一個人都有生存的權利。生存的意義並不在於有呼吸、心跳。但這羣弱智兒童卻缺乏了普通人所能做到的事。他們不能充分地照顧自己，不能像普通孩子那樣讀書、遊戲，他們只是默默地生存。社會人士及政府從來沒有認真地正視他們。難道沒有生產能力的人便不應受到照顧？難道人只是一件零件，沒有用了便可隨意拋棄？

難道這羣弱智兒童是應受淘汰的一羣？難道他們沒有生存的權利？

目前提供給弱智兒童的服務

服務的標準是根據他們的智商（IQ）而定，可分為三類：

弱智程度	智商	服務種類
嚴重	25以下	醫療（消極地供給住所及日常生活之照料）。
中等	25—50	訓練中心，庇護工場。
輕微	50—70	教育，庇護工場。

儘管有以上的服務，但這都是大大的不足夠。從官方保守的「估計」，在一九七七—七八年度，嚴重弱智者大約有一千二百人，但政府的小樞醫院提供二百病床，其他志願團體（如明愛）則提供一部份服務（三百個），況且政府預算十年後只增建二百多張病床，因此服務不足之處，可見一斑。中度弱者約三千五百人，而日前的服務額只有一千二百餘人，而且在未來數年內沒有增多的打算。輕微弱智者約一萬三千人，而服務額只得千多個。故此政府目前的服務只是隔靴搔癢，敷衍了事。

另一方面，這些中心所提供服務的水準是不足夠。如小樞醫院（照顧嚴重弱智的）就連一個在照顧弱智兒童方面正式專門受訓的護士都沒有，只有普通受訓的護士，況且連一個專責駐院的醫生都沒有。那些訓練中心和學校亦缺乏這方面專長的導師，而目前執教的大部分都是註冊教師而已。

除此以外，目前鑒別弱智兒童等級的制度是不健全的。單一的智力測驗並不能準確地知道這些兒童的智力（因為沒有考慮到被測驗的弱智兒童的情緒），所以每每有偏差及錯誤分等級的情況。就服務結構而言，不同等級之弱智兒童乃由不同部門處理，所以就算發現了上述之錯誤，也需要十分煩瑣之手續始能更正。

政府對弱智兒童問題的態度

一直以來政府對弱智兒童問題是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就其一九七七公佈之白皮書，我們仍能察覺到其漠視的態度。如「……志願團體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實有加以強調之「必要」。難道政府方面之責任就不須加以強調？一直以來自願機構在服務方面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以政府的財力、物力，是有條件去提供質量俱佳的服務。

政府又藉口「在所有弱能人士的數目未「更為」明確之前，為「謹慎」起見，只有根據現時預算的需求量來進行教育服務計劃。」雖然現時弱智人士的數量仍未達到所謂「更為明確」，但始終大部分的弱智兒童未能受到政府的照顧，而使他們及其家庭陷於無援狀態。政府一方面強調數目之重要性，但另一方面又沒有實際計劃和行動，積極去搜集資料，這豈不自相矛盾，有推卸責任之嫌？

另一方面，白皮書中多處強調「弱能情形越早獲得識別和「治療」，康復的機會則越大，可是目前的床位、學位、服務等遠不及需要，這又豈能自圓其說？

醫學生的責任

我們身為醫學生，身為社會一分子，對這些社會問題有基本的認識嗎？事實上，弱智兒童的產生和醫生有着直接的關係——醫生的疏忽可以導致弱智兒童的產生！例如我們接觸到其中一個例子便是由於接生時醫生用錯不當而導致該嬰兒日後弱智及半身活動不靈。另外一個例子是有一個 trisomy 21 的女嬰，出世後已被證實為 Mongol，但醫生當時沒有解釋給家長及作適當的處理，只是向家長說她是「蒙古仔」吧了！直至女孩到十歲時因病入院才被發現為弱智兒童，但到這個地步時已是教無可教！醫生的疏忽誤了十年的治療時間，這都是我們將來做醫生切忌犯的錯誤。

儘管弱智兒童的成因很多都是不知

道，但有些疾病如 PKU 等，若能及早診治，是可以減少或避免腦部之損害的。無論如何，我們最基本和最緊要的是避免產生不必要錯誤，我們要認清楚自己的責任，對病人負責，不能馬虎了事。我們的錯誤可以造成別人一生的不幸，這些都是不可原諒的錯誤！

家訪後感

馬太的兒子小啤是嚴重弱智人士，今年已二十多歲，但完全不能照顧自己，只靠馬太每天餵他吃飯，照顧其他如大小便等。小啤在小樞醫院已登記了十多年，但始終沒輪到他入院，原因是醫院床位只有二百，要等院內有病人去世後才有空缺再收新病人，大概每年只有三、四人。照目前情況估計，小啤再輪候十年，也未必有機會入院。馬太是個寡婦，年已六十多歲，身體病痛又多，家裏一切開支全靠大兒子的收入。馬太憂慮小啤的將來，再過幾年，自己年老無法照顧時，誰來照顧他？馬太更憂慮大兒子的婚姻，現在兒子不敢帶朋友回家坐，也不敢結識女朋友，家庭的担子，使他不致妄想置家。

陳太先後有五名子女，只有一名正常，其他的全是嚴重或中度低能，兩名活到十多歲便先後去世，另兩個兒子，一個嚴重，一個中度弱智，全由陳太照顧。陳太也曾申請兒子入醫院或兒童中心，但沒有成功，得到的答覆更令陳太十分氣憤。嚴重弱智的大兒子因不會說話和坐立，中心不肯收他，除非等候入小樞醫院，而其他肯收容這些兒童的醫院均已滿額，希望等於零。至於中度弱智的小兒子，中心嫌他「不與老師合作」，不肯收他，其實若能像正常兒童一樣學習，早便入了普通學校，不必費心。陳太的丈夫因為這些問題，時常與妻子吵鬧，互相推卸責任，家裏氣氛極不融洽。

像以上的問題，並非無法解決的，只是政府一向沒有重視這個社會問題。早在一九七五年，小樞醫院已不接受登記輪候入院，原因是等候入院的人太多，在未來十年內也無法使他們得到照顧。弱智兒童的父母及家人都會經及正在為香港的繁榮作貢獻，為什麼他們的困難卻被忽視呢？難道他們不應享有社會的福利嗎？為何在繁榮先進的香港，盈餘高逾十億，社會福利被喻為完善，還有無數的弱智人士處於無援和憂患中？

作為社會一分子，年青有朝氣的一代，社會的發展正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去推動；作為一個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我們有責任指出社會的不平，共同謀求改善方法，沈重的功課，環境優美的校園，絕不能將我們割離現實社會，不能掩蓋我們改善社會的熱誠，關心、認識、改善這個急切的問題，作為一個醫學生，我們肩負更多責任和機會，面對着這些弱智的兒童，難道我們只管束手無策，怎樣安置他們？問題的根源是什麼？雖知我們一時的疏忽會造成一生的痛苦，在平常通例的診症工作中對他們的額外留心，對弱智兒童家長的指示和忠告，會幫助他們及早醫治和啟發，減輕無數的憂患和痛苦，這正是每個「良醫」的責任。

生意

生

這是每天都發生着的事；
為一些人，它根本不會存在，
另一些人，則已感麻木；
為我們，是一個選擇：
我們可以逃避，
我們可以接受，
為願意面對它的人
——是一個挑戰！

李×淵，男，八十餘歲，雜工；一九七六年七月某天晚上，突然感到頭痛，隨後昏迷，由同屋住客送往瑪麗醫院急症室，經醫生診斷後，證實是中風，需入院留醫。約四天後，病人完全清醒，精神良好，只是右邊半身不遂，而且還有言語困難；由於情況令人滿意，便轉送到大口環療養院接受康復料理。數月後，病人情況已趨穩定，可是仍然半身不遂，需要臥床及別人照顧，由於病人沒有再一步進展而又需要醫藥照顧，他應該離院，留空病床給更有需要的病人。

李×珍，女，約五十多歲，住牛頭角下邨二座×一七室，父親李×淵，八十餘歲，因半身不遂現在×教醫院療養，病床及膳食費用每天三十餘元。李女士在一間工廠當清潔女工，月入約六百

元；丈夫六十餘歲，患有哮喘，已多年沒有工作；他們只有一個女兒，廿多歲，在工廠工作，月入約六百多元。李女士覺得不能長期負擔父親住院費用，希望能將他轉往較廉之病房。

初步的接觸，了解到李先生所住的是二等病房，而院方的醫務社會工作人員是不會照料那些病人的需要；與院長接觸，得到的答覆是院方不擬干涉私家醫生在私家病房的「生意」，如病人認為不能負擔的話，可先行出院，再到醫院門診部求診，如當值醫生認為他是需要留院的話，可能會收他入普通病房，但看病人已無大需要醫藥照顧，這個可能性並不大。

我們本來打算勸李女士接其父親回家居住，反正他已不需醫藥照顧，而且亦免卻住院費的負擔；但當我們到她家中與她詳談時，才發覺這是不可能的：房子在擺了一張碌架床後，餘下的地方就只夠存放櫃子和桌子，不能容納多一個人，更何況是一個半身不遂的病人！細詢下，才知道原來是病人的妹妹出主意把他安放在那醫院的，後來病人的妹妹死了，照顧的責任就落在李女士身上，由於病人略有積蓄，起初還能應付，但日子久了，就發覺應付不來。

我們代她寫信到社會福利處家庭服務部，希望他們能為李先生找到適當安身之所。老人緣皮書指出：現時老人長期住院病床只得八十張，而護理安老院亦只得三百一十六個名額，這些就是除了家居或私家病房外，可能適合李老先生的居處；但他能否幸運地獲得進入呢？！

記得在內科專科訓練期間，每天早上和主任醫生巡房的時間，其中一項主要工作，就是看有那些病人可以出院或轉院康復，以空出病床作急症之用，當時亦知道有部份老人中風入院後，其親友不願接其出院甚或虛報地址不翼而飛，主任醫生亦往往將這些個案轉交醫務社會工作人員辦理，事情就像完結了。

我們都接觸到這些問題，但為什麼我們不去看看背後存着的真正問題呢？

「這個病人好了許多，讓他出院吧……」

「這個病人情況已穩定，轉她到大口環吧……」

難道我們真的不能多走一步？

The Bank Where every branch is your local branch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has
150 branches throughout
Hong Kong — including 22
fast-service miniBanks.

You can use any one of
them to pay in or withdraw money
from your savings or current account.

Bank with us and have easy
access to your money at all times.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血壓與健康 展覽」

健康委員會「血壓與健康」
展覽籌委會

這個展覽是由香港心臟基金有限公司、香港心臟學會及香港大學醫學會三方面合作舉辦的。展覽已於四月七日至十二日一連七天在海運大廈舉行。

醫學會方面的工作由健康委員會方面負責。主要是（一）資料的收集及編寫，（二）講解員與量血壓員的訓練及編制方面的工作。

因為時當考試之春，所以籌備工作遇到不少困難。可喜的是最後仍有七十多位同學參與。這裏要向借血壓計給我們練習的謝家樂教授致謝。

那七天中有六天我們是要上課的，所以人手安排方面要大費腦筋，可幸的是有不少敢於犧牲的「走堂」勇士，才能使那些血壓計不斷地運動，排除的觀眾不致失望。結果，有九千二百二十六人量了血壓，各類的統計結果正由電腦處理中，以後再向同學報告。

事實上因為展品大都簡單而容易明白，所以除一、二塊版外，都不需要專人講解。同學們的主力在量血壓，及給予觀眾一些基本的指導。當然，指聲嘶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每天同學們仍做足八小時（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

海運大廈內人來人往，確實參觀的人數無法計算。粗畧的估計大約有十萬觀眾。即是說，大約十分一的觀眾量了他們的血壓。

相信參加的同學對香港高血壓病的情況及與高血壓病人的交往都得到了有一定的體驗，而腦海中相信浮現了不少疑問，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舉辦一個 Re-union 給大家交流經驗及看法。

釣運回顧



釣魚台是我們的

釣魚台列島由八個島嶼所組成，位於台灣東北一百哩多，和台灣同處於中國大陸架之上。這列島嶼距琉球羣島最近為二百五十哩，中間並橫隔着一道海溝，成了兩列島之間的自然分界。

釣魚台自明代即歸入中國版圖，中國許多古籍都有記載。而一八七九年日本出版的「沖繩志」所附的地圖卻未有列入釣魚列島。

一九四四年在日治台灣期間，日本高等法院曾判定釣魚台列島為當時的「台北州」（即台灣）所有。

戰後美國曾一併管理琉球及釣魚台列島，但根據國際法則這絕不影響該等島嶼的主權。七二年美國歸還琉球（連釣魚台）於日本時也未明確表明釣魚台乃日本領土。

此外，以國際法則上之「衡平原則」來衡量「釣魚台」也應屬台灣所有。

因此無論從史、地或國際法方面來看，釣魚台都是中國神聖的領土。

「釣魚台是中國的」應為每一中國人的鮮明立場！我們決不容許我們的國土受到任何的侵犯！

（詳細資料可參考學苑的釣魚台特刊及飯堂前的資料）

認識自己國家

同學們！你對釣魚台及釣魚台事件認識多少？你對中國政府就該事所採取的態度如何評價？中日和約是怎樣的？中國現今在國際上，外交上面對的是什麼問題？國內方面，四人幫倒台後的局面怎樣？四個現代化是什麼？現代化的困難如何解決？以上這些你可曾嘗試去知道？

對自己國家產生感情才會去愛護她。一份深厚長久的感情又始於我們對她真正的認識——她的歷史、地理、內政、外交，所面對的困難及已行或可行的解決方法等等。我們不希望同學們只限於在一股單純的民族感情上喊幾句愛國口號以舒暢心情。我們要求同學們切實地去認識自己的國家，這是對國家作出貢獻之前對自己必須的武裝，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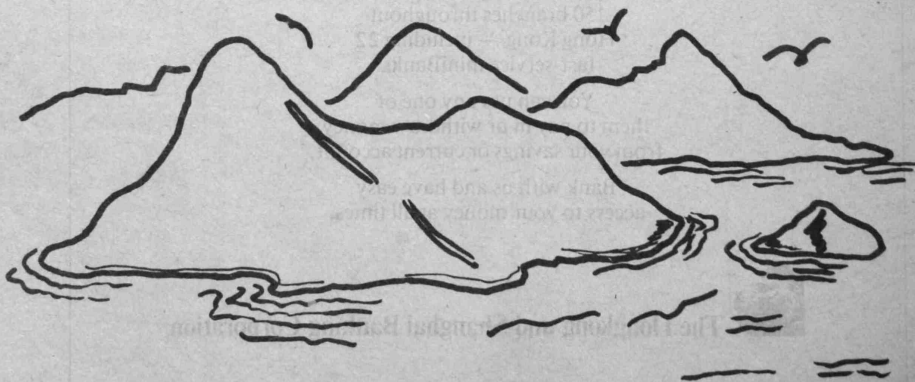
發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保釣運動，距今已有七年多了。雖然如此，但其影響之深遠，斷非歲月所能隱化。在海外，這是各地華人（尤其是美國）的空前大團結；在香港，這開展着認識國家等運動的先河。但是整個的運動究竟是發生在怎麼樣的一個背景呢？

整個運動的背景當然就是釣魚台及其引發開的一連串的問題（一），但似乎釣魚台問題只不過是運動的導火線之一。在導火線的背後還有着更深更遠的因素。這大約可以分為國際形勢及知識分子的心理及意識形態兩方面。在國際形勢方面，中國已一反自建國以來的沉寂，逐漸在經濟及科技上發展起來，在國際間擠得一個地位；台灣及台獨的問題；日本發展之迅速，已經暗暗在國人心中構成一個恐懼。在海外知識分子心中，美國（或其它）已經不再是他們的天堂，加之美國當時經濟之不景，及受着美國青年反戰思想之影響，使一些海外華人不禁要問自己：是否要滿足於「失根的一代」這名詞，是否要滿足於不理政治，不理民族，不理國家的生活；他們把中國的人民，自己，父母或先輩們在苦難中國中所受的凌辱、苦楚全忘記了嗎？在知識分子的身體內，就已經蘊藏着一份熱熾的，就要爆發的感情。在釣魚台事件未發生之前，就各個地方，如紐約的華埠，就已經有如「義和團」這一類組織的出現，提出社會改革，社會服務等口號，放映一些中國的電影等。釣魚台的事件給予這份感情一個發洩及發展的機會。

整個的運動都是自發性的。遠在七零年的秋季，這個運動就在普大(Princeton)及威斯康辛大學醞釀起來，而迅速蔓延到全美各大學，香港及其他各地。由最初的講座論壇，發展至設在普大的「釣魚台聯絡中心」，亦只不過是很短的光景。運動的初期所提的目的亦不外是「為個人爭人格，為國民爭權益，為民族爭尊嚴，堅決的團結起來，不容美國憐他人之慨，作私相授受，不容日本巧取豪奪，重提五四宣言。……」與及其它如「鼓動美國輿論，爭取美國人

民支持，打擊日本野心分子，號召海外同胞團結一致，策動當事政府，堅定立場，確保領土完整」等等。各大城市紛紛成立保釣委員會，舉辦示威遊行，向有關當局呈遞抗議聲明，與及開展抵制日貨等運動。不同的刊物如雨後春筍般在各所大學出現，如Berkley的戰報等。雖彼等刊物有部份流於偏激，但亦曾對釣魚台的整個問題：主權，歷史，政治經濟等各方而作深入之探討。從各次的行動顯示出，保釣的行列已經壯大起來了，在最初的數個月內，更多更多的留學生投身於保衛國家的運動。在美國，較具規模的示威遊行包括在七一年一月廿九、三十日於全美各大城市所舉行之示威，與及同年四月十日在美京華盛頓之大遊行。參加這幾次遊行的除了一些海外學者，留學生之外，還有好些外國朋友，正義之士——包括一些日本人。整個的運動給予國內外的華人一個鼓舞，有些人說：「當了二十多年的中國人，為中國做事，就只有這幾小時，我們只能獻出凍僵的身體和熾烈的心來參加這次行動……」足見一斑。

在美國所開展的保釣運動，間接地推動了各地保釣運動的發展。倫敦、雪梨及香港等地均分別地成立了保釣委員會。香港釣運的發展尤為激烈，而且警方的干預替整個運動蒙上血腥的氣味。香港最早的保釣團體是「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由盤古、生活月刊、文社、盟刊、創建學會所組成，而成立於七一年二月。其後成立的包括有五四行動委員會，中學生行動委員會，保釣聯合陣線等，與及其它的學生團體如學聯等。其時較具規模的行動包括二、一八，二、二〇，四、一〇，四、一七港大荷花池的示威，四、一八論壇，五、四，五、四抵制日貨大會，與及其後血腥的七、七維園示威，八、一三示威，九、一八絕食示威，及七二年的五、一五維園示威……。雖然每次示威所起的效果不大，而且有被人帶帽子之虞，但這起碼是對學生界，無論是大專院校或中學生，及一些年青工人們起着一個衝擊作用，要他們認識到輿論的眞面目



漢唐情重慕蓬萊

青斯

，香港政府的態度，與及深入地認識國家的急切。

綜觀數個地方的保釣運動，可以發現到一些共通之點。他們都是從一個愛國家，民族的眼光出發，提出這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運動，如雪梨的保釣會，美國初期的保釣示威（四、一〇美京大示威），及香港等等。尤以美國初期的釣運，標榜着五四精神，「中國的領土，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等，的確能喚起很多人的關注，使他們都覺醒過來，去為國家盡一分力量。但事情發展往往是十分微妙的。在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黨派的觀念卻又湧現在人們的眼前。什麼的「共匪特務分子」等句語不停地出現在不同的刊物當中。各份刊物已經脫離了初期的民族團結情緒，踏入富政治意味的第二階段，把主力集中在彼此之間的漫罵，抨擊及指責。而處身於這個階段的知識分子，亦不能滿足於單純的民族感情，他們要向更遠大的目標去摸索，追尋，他們已經從政治冷感中覺醒過來。他們要問：「中國為何要分裂！中國何時才能統一！何時才能回歸國土！」。在七一年九月在密西根安娜堡所舉行的「國是大會」，就是這個從感性到理性要求的一個表現。大會的主旨是要對中國的問題，作廣泛的交換意見。與會者有四百多人，而大會原動力來自人心思漢，並相信曙光初露，旭日將升的心理。大會並通過對各地（美國）保釣會具建議性的重要決議，包括：反對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陰謀；一切的外國勢力，必須從中國領土及領海上撤出；台灣省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台灣問題，是內政問題，應由中國人民自己解決；反對出賣中國領土主權的任何集團；及原則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的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註二）。這一個會對以後的保釣運動實起着不少影響。

雖然在七二年美國將沖繩連釣魚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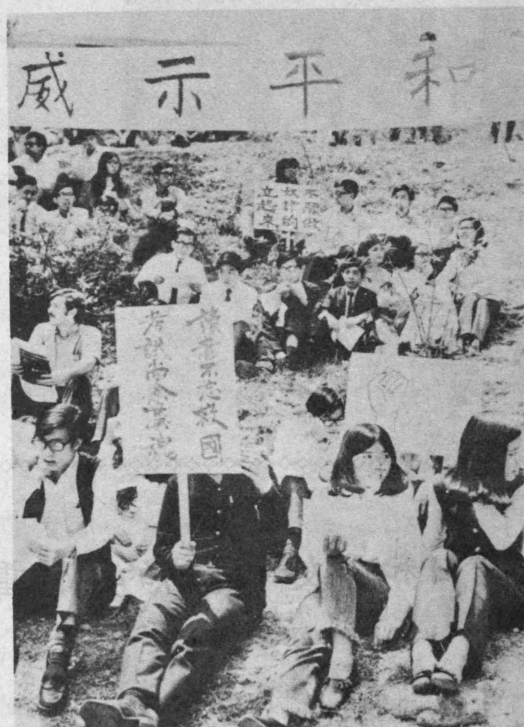
交還日本之後，保釣運動已經沉寂下來，但這一份沉寂只說明有一些更鉅大，更具影響性的運動正在醞釀着，等候着昇華。保釣運動雖然比不上五四，但正好把海外人士從「失根的一代」的苦惱中拉了出來，逼使他們去面對現實，去面對國家，民族。不論是海外及香港，都舉辦了不少的認識中國活動，而且在海外亦開展了一連串的统一國家運動，去將自己的力量貢獻於國家的繁榮富強之上。而在香港，認中關社的口號亦在七二年的大專學生界中被提了出來，為學運打開一個新的紀元，使到學運的目標更為明確。釣運的歷史亦會永遠留給後世人作為一個鼓舞。

最後，容我套用毛澤東的幾句說話，來結束此文：

「成千成萬的革命先烈，
為着人民的利益，
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
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
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註（一）：詳細的年表見七八年學苑釣魚台特刊

註（二）：中共於七二年正式加入聯合國



釣魚台詠

楚橋

釣魚台復釣魚台
五百年前是我開
自古繪在海圖上
並非今始歎原來
明朝幾度巡官至
琉球一未留煙灰
羞看鴻章輪甲午
人民國土頓蒙災
從此倭人添氣焰
當年雨淚四野哀
列嶼仍歸臺北轄
豈容授受他人財
水天山石多無改
須知病夫已脫胎
無珠眼難分敵友
試比北島入熊顛



中華民族的近代史是人類歷史上極為慘淡的一頁。翻閱每一頁的歷史課本，都會令自己心扉怦怦地跳動，熱血沸騰，整個人不期然地顫動，彷彿要將這本由血與淚、仇與恨、理想與人間

醜惡的史篇立刻改寫過來似的。然而，國家距離我還是大遠，那一點點的沸騰只能被看待為中學時代的遐想。但是……

會場外濕漉的一片，雨不停地下着。

大會主席在台上宣佈集會的開始。講者一個個的站到台上，向着台下五百多的同學解釋事件的經過，事件分析及所採的態度。單調的雨聲夾雜在抑揚頓挫的演說裏，替集會平添了一種莊嚴的氣氛。……

我一向都覺得愛國家就得到回到祖國的大地裏，好好地幹一番，而忽略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基本責任，亦忽略了積小成多，集小川成江河的道理。我們雖然知道這樣的集會，這樣的行動，起不了什麼具體效果，但要知道假如全香港，全世界的華人都有這一份的感情的話，焉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呢？

「這只是一個開始……。」

對，在民族感情沒落的香港，大學生的使命不是在把這些都發揚開去嗎，這不是對整個社會起着一個衝激嗎？

同學們都在冷靜地站着，聽着留神地聽着，除了間歇的掌聲（歡迎講者的掌聲），誰也不願去多作聲響，影响大

會的進行。每一個的與會者都受到無言的鼓舞，都相互地為置身於這個行列，這條戰線上而感到驕傲。我們大家都是中華兒女，都盡了中華兒女一點小小的責任。這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在合成的機器裏縱然是找不到影子，但卻不能改變它是合成機器的一部份的事實。

一點點的星火逐漸在同學心中燃點起來了。再也不是遐想了！雖然有雨，也絲毫不減他的溫度，縱然有狂風疾掃，也倒不少他的浩氣，反而令火種加速地擴散，讓他更燦爛地燃燒起來。同學們的心是熾熱的，雖然表面是沉靜的。暴風雨的前夕總是有好一陣子沉寂！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窗外漆黑的一片，心房也安靜下來了。

夜靜得一點聲響都沒有。

我想起了聞一多，我更想起聞一多的詩句：

「靜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關係重大嗎？

臣又貝

四月間釣魚台糾紛又告爆發，百多艘中國漁船在釣魚台週邊作業，日本政府旋即提出抗議，跟着的一連串事件報章均用重要篇幅報導。

如何分析這一次事件呢？有些人認為是中共主動挑起這次事件，用意對福田政府施加壓力，使其改變談判中日和約躊躇的態度；有些人認為是由日本政府的鷹派挑起，重提釣魚台的舊事，令政府在各種壓力下不能繼續談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這是兩種較普遍的推測，姑無論誰是誰非，中日條約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這裏略為介紹。

從日本對中國發動戰爭到一九四五年八月無條件投降，曾經佔領過中國大陸各地。戰敗後，在中國大陸的日軍接受解除武裝被遣返日本。但是戰後日本同除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採取了結束戰爭的措施，唯獨同中國北京政府之間，還未有類似的措施，因此中日和約的簽訂有一定的歷史價值。

七二年九月，中日關係有了突破，田中首相與大平外相訪問北京，與中國故總理周恩來簽署「共同聲明」，而進一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署將依據這份聲明作出討論，而聲明中已作了「共同反對霸權」的主張。由此可見，中日條約除有歷史意義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更好部署，中國希望能聯合日本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因為蘇聯不但在亞洲和歐洲佔據了許多別國的領土不

歸還，而且還在繼續不斷地擴張它的軍事力量，且對中國有極大的威脅。

可是日本政府內部對中日和約意見並不統一，有些人憚於蘇聯軍事威脅，提議日本應與中蘇兩國保持同樣距離，有些人則親台灣，決不肯承認北京政府，這些人都反對中日和約或將霸權條款加入。於是中日雙方展開了馬拉松式的談判，現將其過程簡畧羅列於後：

七二·九·廿九 田中訪華，中日發表聯合聲明。

七三·三·廿九 日本首任大使小川到北京履任。

七四·八·一 公明黨竹入委員訪華，與鄧小平副總理磋商和約問題。

七五·一·六 日本當局一連五天就霸權問題進行商談，三木首相不能決議。

五·十六 三木首相要求中國，就霸權問題讓步，中國拒絕。

七六·六·七 華國鋒總理會見藤山愛一郎，主張明確寫上霸權條款。

十·四 小坂外相在紐約與中國外長喬冠華會談，同意儘早解決中日和約問題。

七七·二·三 福田首相決意將霸權條款寫入條約正文內，並與參議院磋商。

八·五 首相親筆致函華主席，提出「在雙方滿意時，盡早簽署和約。」

九·十七 鳩山外相發言，說現在是決定簽約之時。

十·三十 首相與鳩山外相表示俟十二月中佐藤大使回國諮詢後，便正式決定中日條約的議事日期。

十一·廿六 蘇聯報章正式就中日條約事向日本提出警告。

十一·廿八 福田改組內閣。園田外相表示將着手處理中日和約問題。

今年年初已傳出日外相會訪華展開談判，正當此順利時刻，卻平地一聲雷，掀起了釣魚台的糾紛，事件結果是福田首相聲稱必須先解決釣魚台主權問題，方談和約問題。這正符合了執政自民黨內一班反對中日和約的人的意願。

究竟釣魚台事件與中日和約的關係如何？我們在這裏祇能推測，一個正確的分析還待大家多掌握中國的狀況及事態的發展！

A LETTER to Mrs. K S.F. CHANG

19, Sherwood Street Tauranga New Zealand

30th April 1978

My dear Mrs Chang

I am extremely distressed to learn of the passing away of our beloved teacher, Professor Francis Chang. The sad news was related to me by our Vice-Chancellor, Dr. R.L. Huang two days ago. As you know I have been corresponding with Professor Chang recently and he has submitted his last article entitled "Human Life-span Development" to the "Elixir"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Medical Society through me only a few weeks ago. The article has already gone to the printer. I have made a xerox copy of the article myself and I had been reading through the article over and over again since I heard of the sad news. The more I read, the more truth and wisdom I gathered from that article. I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article will come out soon and will ask the editorial board of the "Elixir" to send you the 50 copies of the reprint he requested which you can, I suppose, give away to his friends as Professor Chang originally desired to do.

Dear Mrs. Chang, perhaps you do not know me well enough, but I am very attached to Professor Francis Chang like many other of his previous students. He taught us anatomy between 1958-1959 and our class got seven Distinctions and that year Professor Le Gros Clark from Oxford, a great friend of his, was the external examiner. He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our class. Later, when I applied for the Commonwealth Scholarship, he kindly consented to be my referee. I remember one day he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and read out to me the reference letter he wrote about me (which was meant to be confidential, of course) and he said, "Son, I hope you will live up to what I said about you!" You can imagine the impact this kind Professor had on me at the time an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Recently, we have been corresponding and he was still giving me fatherly advice and concern which I shall miss very much.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he will be missed by many of his previous students. He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as a great Teacher of anatomy, a kind Professor, a diligent worker, a learned scholar and a fatherly figure. For me, he taught me not only anatomy but also philosophy and True Principles of Life. As we read through his last article, we know that all mortal men must die; while during life, we should take ample opportunities in the service of others and to promote peace and happiness to the world. Yes, my dear Professor has gone, but he will be in our hearts forever. We all love him and, we know, he loves all of us.

Therefore, I wish you, my dear Mrs. Chang, to know that there are many who will share your grief at this melancholy moment. We only hope that we can be around to be near you at this time,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you are all very close to our hearts. I am sure Professor Chang would want us to be brave and courageous at time of despair. So keep well and take good care of yourself.

Please write me if there is anything I can do over here in Hong Kong.

With love and war regards,

Yours,

Frank

TO THE EDITOR

- from a student

Superiority? Racial Discrimination?

It was Thursday afternoon. After a harsh microanatomy lecture, I dragged my 'half dead' body to my locker in Patrick Mansion. The strenuous 'tour' with the microscope case nearly pulled my arm off, but I eventually reached the lift. Luckily I managed to get in and the lift started for our destination - Microanatomy Laboratory.

Suddenly the lift stopped at a certain floor. With the opening of the door, I could recognise Professor X standing by. 'Oh!' He seemed to be very surprised, 'come out! All of you come out!'

As he is the Professor, we all came out, reluctantly. After we had come out, he marched into the empty lift, closed the door and went downstairs, leaving us standing, staring at each other in astonishment. What the hell was going on? That lift meant to be used by students. This is not the private lift of Professor X. If he wanted to get in, surely we could stand close to let him in. He was not so fat as to occupy the whole lift!

The above was not a single incident we have met. After a discuss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Anatomy, we were allowed to use the lift used by the staff in addition to the big lift we normally used. One day, after I had finished my microanatomy practical lesson, I took the lift for the staff to get downstairs, along with some other students. At a certain floor, the lift stopped and there Professor X appeared at the door. He stepped in, looking around and said,

'This is not the lift for you!'

'We are permit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Anatomy to use it in microanatomy practical sessions to transport our microscopes,' I explained.

'No! No! This not the question of the Department! You are not permitted to use it!' he said in a loud voice.

This time, however, he was more sensible and did not send us out of the lift.

May be it was our fault to use the lift for the staff. However, we have got the agre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Anatomy. Besides, could Professor X see our difficulties in transporting the microscope cases? He could have occupied the student's lift when the staff lift was out of order by kicking us out but he objected to our using the staff's lift was out of order by kicking Department of Anatomy. Why? Is it because he is a Professor and we are students who are so insignificant and little in his eyes? Or is it racial discrimination? Or is it for no reasons at all? Only he, the Professor, can tell.

Trandate (labetalol) the first alpha-beta blocker

An entirely new concept in the treatment of hyperten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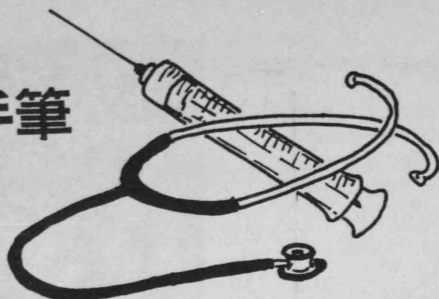
Its unique effectiveness and lack of side effects result from a balance of alpha- and beta-blocking activities

- * Lowers peripheral resistance
- * Maintains cardiac output
- * Produces a more normal circulation
- * Highly effective in all grades of hypertension
- * Provides single drug therapy
- * Greatly reduces side effects associated with existing treatments
- *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hypertensive patients

Glaxo

Trandate is a trade mark of Allen & Hanbury Ltd. London E26LA, England, a member of the Glaxo group of companies.

Hou 記手筆



也來談談 初哥

偶然在醫院的圖書館翻看一份啓思，心中覺得有一陣暖流，因為畢業後同學雖各散東西，但大家的思緒又通過啓思連繫起來，於是我便拿起筆桿，談談自己的工作感受。

記得初到醫院之時，整個醫院環境都很新鮮（雖然以往也經常到病房上課，但要拿起聽筒醫人，分別可大），面對繁多的工作，總有手忙腳亂之感，考完畢業試那滿肚子的學識都不知應該如何運用，幸好師兄們臨走留下一份ROUTINE，遇到那類病症就照搬，初來的數星期，就活像驢仔一般工作，也不知為了什麼。後來慢慢熟習了，才開始有些自主。

Hou'記一年名為實習訓練的一年，亦是醫院基層工作不可缺少的一層，沒有Hou'記，整個醫院運行會癱瘓。有人問，究竟實習一年學到些什麼呢？最大的感覺就是，只要你做妥當本份工作，寫好排版，抽好血，一切實驗報告追得齊，沒人關心你究竟學到些什麼，而在這個環境中，我們也很容易變成懶漢，為了應付這個環境而過日子，病人的病

情發展不需我們「費心」思量，但當想一想自己是向上級負責還是向病人負責的時候，總覺得很羞愧。從前學生時代說要充實醫學知識，為病人服務，而現在能應付環境便不求甚解，是很錯誤的。一個技術精良的醫生，不在於他考畢業試時有多少個「丁」，而在於在實踐中，他是不是勤奮好學，替病人的健康設想，查看書籍，參考別人經驗，在臨床實踐中總結經驗。記得一次與幾個同學交談起來，談到一個難題，就是幫初生嬰兒抽血，把嬰兒的腳底刺了一個又一個孔，都抽不足夠兩根幼玻璃管，其中一位同學在經驗中發現只要刺刀插準腳板底兩旁的 plexus，血便會如泉湧，又抽 femoral puncture 時，要 20cc 血液對孩子來說可謂不少，而抽得慢又很容易凝結，如果將針筒預先用 heparin 洗過，就可保持血液不凝固，這些好經驗，都是在實踐中學習積累的。的確，醫學知識日新月異，病例也沒有一成不變的，如果我們要做到真正對病人負責，醫學知識真正能運用到病人身上，就不僅在學生時期要讀好書，在畢業後也要為解除病人的痛苦堅持學習，總結臨床經驗，而不是為了考「院士」名銜才搏命鋤書。

作為一個醫生，實習一年也不單是為豐富醫學知識，能將所學技術貢獻給病人，為他們治病，才是學習的目的。而醫學技術能為病人服務，也不單是個人對病人態度好些，做工作負責些就是，而是整個醫療服務隊伍的分工合作。正如一個外科醫生要做好一個手術，不能單靠個人，要有麻醉科醫生及助手的合作，護士為病人作好手術前準備及儀器消毒等工作，還要有 amah 輸送病人，及病人手術後的料理，才構成手術的成功。

在醫院裏，級別是很清楚的，除去醫院管理行政人員，實驗室技術員以外，就臨床醫療隊伍來說，上有「老細」（consultant），大波（senior M.O.），二波（M.O.），到 Hou'說，下有看護，阿嫗（amah）。每天 Hou'記及 M.O. 將病人的病情檢查好，記錄好，病情發展需要的藥物及治療準備好，然後「老細」巡房。「檢閱」，加減藥物，對複雜的病症進行較深入的研究，作出治療的決定。醫生在排版上寫下的藥物及治療方法，就由看護們負責做，病房裏的清潔衛生或病人一些需要如尿盆

等，就由阿嫗們料理。這個等級差別本來是工作分工的需要，卻成了權力的金字塔，低級醫生為了應付上級，為病人做一連串無謂的實驗檢查，只是為了上級需要時不會因沒做 Hou'而遭遣罵，記最好不要多口過問治療的計劃，只要「安份守己」，做好一切 routine 就夠了，看護及阿嫗們就是為醫生服務的助手。結果嗎？無謂的檢驗給病人帶來額外的痛苦，處理病情出岔子時，醫生們互相遮掩，以免「老細」責罵，病人服藥失時，得不到應有的料理，患 bed sores 等病率大增，都是對病人做成不良的後果。其實醫療技術是為病人服務，這是任何一級醫務人員所應抱的態度。每個醫生按自己的學識替病人作合理的檢查及治療，遇着別人（無論是上級或下級）指出錯誤時，都該虛心接受，作為積累多一些經驗，比據查的做一大串檢驗還有益，亦是真正向病人負責。醫生對看護，阿嫗們能平等待人，不扳起臉孔，有需要時向他們解釋一下病情的治療需要，既能使大家工作心情舒暢，提高對工作的興趣，又能實現醫療的整體性。只有在平等待人，同心協力為病人早日康復努力，醫療服務質量才會提高。

錦標歸誰



Medic Medic

每年的院際體育比賽，都要經過激烈的爭逐，才能分出高下。今年，我們力拒工程學院，再次脫穎而出，攜身羣雄之首，染指 OMEGA ROSE BOWL

這次，我們憑着各班同學的努力，就是畢業班的，雖然要忙功課，也加入一份兒，爭取勝利。我們憑着水運，陸運得到的優異戰績，奠定了我們奪標的條件。而在乒乓球和網球方面，我們又是長勝軍。

在奪標歷程中，我們勝了決定性的一場，就是與工程學院奪取網球的決賽權。我們那時已坐亞望冠，到了棒球準決賽時，終於，我們再度打敗了工程學院，篤定成為今屆 OMEGA ROSE BOWL 的主人。



在我們的運動員中，有來自各級的，不過在球類方面，主要還是靠高班的同學，這大概是因他們經驗豐富。另外，一年班的同學，今年參與的程度也非常滿意，但仍要時間去鍛煉成熟。

其實，醫學院的上課時間長，而大學的體育設施也不足，所以在某一段時間內，比賽的次數可能很頻密，有時，也要走堂去比賽。雖然如此，大家都有一份對醫學院貢獻的熱情，同時，在比賽中，又可以認識其他院系的同學，所以，大家都樂意參加。總括來說，醫學院的同學對參與方面都非常認真，很少有棄權的情況。

通過這些比賽，使我們增加了對醫學院的感情，奪標又使我們得到了一份精神鼓舞及榮譽。最後，我們非常感謝運動員對醫學院的貢獻。預祝醫學院明年再度蟬聯。

遇上重要的賽事，除了比賽的同學外，更有不少其他同學到場打氣，不過這方面當然要看比賽時間能否配合，碰上上課時間，現場就冷清得多了。